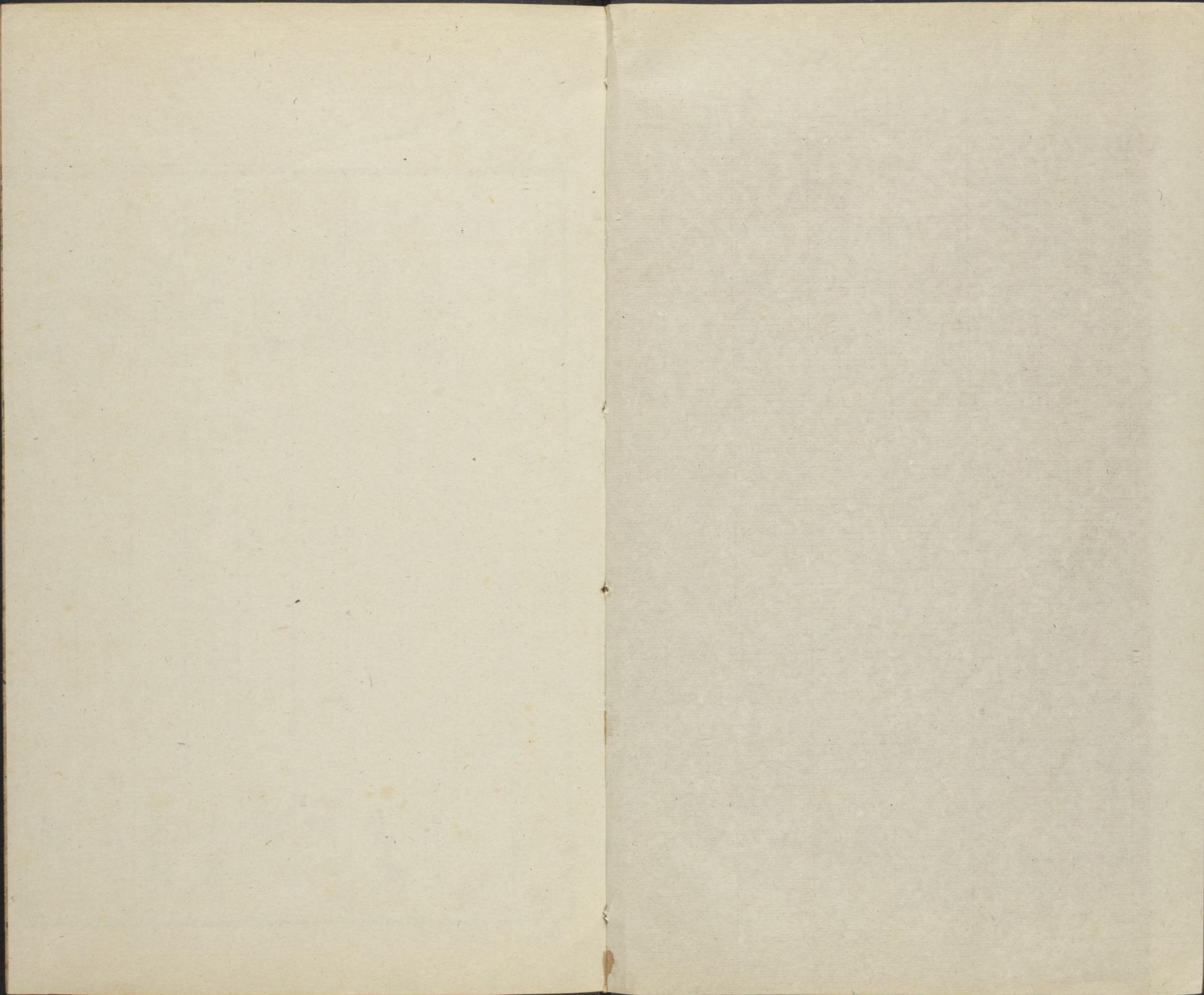


T 5238.07/0623

五



文編卷之三十一目錄

論

過秦論

賈誼

神滅論

范縝

封建論

柳宗元

爭臣論

韓

諫上

老蘇

諫下

老蘇

諫官論

王

四維論

柳



目錄

條

守道論

柳

六逆論

柳

縱囚論

歐

大臣上

大蘇

大臣下

大蘇

伊尹

大蘇

周公

大蘇

周公一

小蘇

朋黨論

歐

續歐陽子朋黨

大蘇

文編卷之三十 論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

子行

校刊

過秦論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

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
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
遂不寤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
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地被山帶
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
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
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
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人
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
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

爲秦處

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
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
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
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疲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
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
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
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
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歸根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
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
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

而聽重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
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
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
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
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
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畔
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
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
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
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

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
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
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
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
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
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

賈山梅福之說同

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齊楚宋
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
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
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庶頗
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
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
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
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
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

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
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
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
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
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
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
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
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
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

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壅牖繩樞之子眡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

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靡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令秦南面而王天下是

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真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

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袒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瞖瞖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

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窮困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

神滅論

范 縝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荅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是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荅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荅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

荅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
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
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
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
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
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
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
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
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
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

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
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荅曰
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
之知矣荅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
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
骸邪荅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業已革矣
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
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
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
邪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

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荅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

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荅曰比日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荅曰手等

○思慮屬心

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知之與慮為一為異荅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荅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
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荅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荅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邪荅曰是也問曰

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荅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思慮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荅曰五臟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荅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荅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亦猶凡人之形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荅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

凡聖異質

有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夫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斗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荅曰珉似玉而非玉鷄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

貞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
此益明矣荅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
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驪
騮馱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
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
荅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彌孝子之心厲偷薄之意
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
神怪非常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荅曰妖恠茫茫或存或亡
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
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

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荅曰有
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
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
神滅有何利用邪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
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
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
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
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
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
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臯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

以堯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
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
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
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
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來也不禦去
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
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
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
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封建論

柳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
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
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
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
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
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
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
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
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
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

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

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垂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

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成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

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家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

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

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制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

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
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
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
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
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循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
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
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
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
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
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
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
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
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
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
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
也勢也

爭臣論

韓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
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
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

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

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

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豈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

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

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也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諫上

老蘇

○詞強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

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

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

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亡口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思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閼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

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
以上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
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
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論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
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
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
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
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
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
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
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
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諫下

老蘇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
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
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
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
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
是也猶懼其異與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
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

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

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

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諫官論

王

文字自好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

故無所不在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僚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蚍蜉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

可以言也。畫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

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其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耻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

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
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
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官則未之學
也

四維論

柳

管子以禮義廉耻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
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
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爲非也然
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
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

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
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
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
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
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
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
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
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
乎人旣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
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

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守道論

柳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如何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足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

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

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
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
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
果矣

六逆論

柳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
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
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
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
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予以

毋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
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
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
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
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
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
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者一定之
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自中人而降守
以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
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

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跪飢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縱囚論

歐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

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天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

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大臣上

大臣去小人

大蘇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

此名言也然人臣處此亦難矣

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

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旣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

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旣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

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
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
謂大臣矣

大臣下

大蘇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
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
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
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
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
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

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
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
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疾
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
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
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
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
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
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
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

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從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伊尹

斷續

大蘇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

夫匹夫匹婦亦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將小形大便自特然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

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拓開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新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

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
忽收入題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
續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
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
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
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
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濶之行則天
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
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周公

大蘇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
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爲亦不得已而
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爲之成王勿不
能爲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
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
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
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
周公不稱王之証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
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
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

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
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客為稱王者是以聖
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
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
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
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為之
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
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
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於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
克成厥勲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

君而况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

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

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

○勿然而合

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之藉

兩載

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蔡監商管蔡以商叛

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

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

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

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

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

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
○昭連前書稿中一絲
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
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
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周公一

小蘇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爲不義武
王既歿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
召公不悅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者
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
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

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
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
服天下之心而疆攝焉以爲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
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
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
自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
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
爲之佐以成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
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
之謗是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爲不然挾天子以

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
盖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
○宇宙間大議論
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
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為天子
之所忌而下為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
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
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
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
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
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

不忍於其中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
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
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
其當時列於羣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則
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
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朋黨論

歐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
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
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

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八元凱君子之朋堯之

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

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馱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續歐陽子朋黨論

大蘇

元祐紹聖之間豈其說不用耶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八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

之將亡此其微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道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然也深小者

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
爲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
矣齊田氏魯季孫是以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
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
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
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
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
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亦無若是之衆
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
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

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
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
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欒王鮒
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
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
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
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
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吾
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
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旣足盜豈有

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
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墮其黨以
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叅之治齊曰
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
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
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
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
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
不可耶愚是以讀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文編卷之三十終

